

# Blues

The Voice  
of  
the Blues

汉译精品 · 文化生活

Jim O'Neal & Amy Van Singel

The Voice of the Blues

# 布鲁斯之声

(美) 吉姆·奥尼尔 埃米·范辛格尔 编著

仇蓓玲 卫鑫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鲁斯之声 / (美)奥尼尔, (美)范辛格尔著; 仇蓓玲

卫鑫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10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ISBN 978 - 7 - 214 - 05020 - 5

I. 布... II. ①奥... ②范... ③仇... 卫... III. 通

俗音乐—音乐史—美国 IV. J609.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0927 号

The Voice of the Blues: Classic Interviews from Living Blues Magazine 1<sup>st</sup> Edition /by Jim O'Neal and Amy Van Singel /ISBN: 0 - 415 - 93653 - 5

Copyright © 2002 by Routledge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 - 2005 - 125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Routledge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Routledge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布鲁斯之声

著 者 吉姆·奥尼尔 埃米·范辛格尔

译 者 仇蓓玲 卫 鑫

责 任 编 辑 周晓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625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214 - 05020 - 5

定 价 3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序 言

彼得·格罗尼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芝加哥。那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刻，但是我那时候却对此毫无察觉：我怎么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呢？我当时只是觉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直以来都在世间延续着，而且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也将永远延续下去。

那是 1970 年的春天，为了完成我的第一本书《回家的感觉》(*Feel Like Going Home*)，我启程去采访马迪·沃特斯 (Muddy Waters)。这是我第一次到外地采访，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飞机旅行。（虽然空中旅行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在那个时代这似乎仍然是一种新奇的经历。如果不是要去采访马迪，真难以相信我当时竟然会乘飞机进行一次空中旅行。）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分别去了孟菲斯、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等地。但不论如何，芝加哥都是这一旅程中最为重要的城市，因为正是这座城市孕育了让我自 15 岁起就为之痴迷的音乐，而当时这个以颇具传奇色彩的切斯 (Chess) 唱片公司<sup>①</sup>为显著标志的城市很快就将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巨型仓库，人们将在此辛勤劳作，真实地生活、工作。同样在那个时候的那座城市，马迪·沃特斯由于遇到了一次严重的车祸而受伤，卧床居家休养。在他家门口那两扇铝制大门上，两只火烈鸟正在为他站岗。更准确地说，在那

---

<sup>①</sup> 切斯唱片公司，1950 年由伦纳德 (Leonard) 和菲尔·切斯 (Phil Chess) 创办于芝加哥。——译注

时的芝加哥，每天晚上或者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当你走出家门，无论是在西尔维欧（Sylvio）、佩珀（Pepper）、弗洛伦斯（Florence）、圣·路易斯鱼市（the St. Louis Fish Market）、特罗卡德罗剧院（the Trocadero），还是在L&A休闲音乐厅（the L&A Lounge），到处都可以听到布鲁斯音乐。

《动感布鲁斯》（*Living Blues*）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诞生了。

鲍勃·凯斯特（Bob Koester）、布鲁斯·伊格劳尔（Bruce Iglauer）、吉姆·奥尼尔（Jim O'Neal）以及埃米·范辛格尔（Amy van Singel）都是我最主要的引路人。第1期《动感布鲁斯》集合了芝加哥众多布鲁斯狂热者的智慧，这其中主要包括吉姆、埃米、布鲁斯和保罗·加伦（Paul Garon）。按照他们的安排，“嚎叫的”沃尔夫（Howlin' Wolf）将会登上这一期《动感布鲁斯》的封面。与此同时，一句响亮而又充满热情的信条也将随之诞生：“布鲁斯表达了它自身。我们不会对其加以注解、定义或者限制。”这一杂志还将会进一步表明它的创立者不会简单地把布鲁斯看作是一种流传至今的传统，而是一种将殖民主义、宗教复兴运动以及自得精神全都摒弃了的现存的美国黑人传统，这正是这本杂志所追求的。

我认为，它代表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性的时刻，它扎根于真实的生活，以现实的人们辛勤得来的智慧和技能为最终根本，但又摒弃了其中的模糊与混乱。这对于主流文化和那些把布鲁斯音乐归入集邮或者标本研究那一范畴的所谓的研究布鲁斯音乐的学者们来说，无异于迎头痛击。多年来，正是对那些辛苦创作的人们所进行的采访，正是吉姆、埃米、迪克·舒曼（Dick Shurman）等许多人运用他们丰富的智慧对布鲁斯音乐进行的广阔而又富有想象力的探索，构成了这本杂志最鲜明的特色。其中令我最为欣赏的就是这些探索所表现出的想象力和一致性，以及每一位被采访者所受到的尊敬。在这里，尊严得以维护，采访者认真地倾听被采访者的叙述，试图帮助他们梳理那些错综复杂的记忆，但却不会打断他们的思路。马迪听起来就像马迪，小弥尔顿（Little Milton）听起来就像小弥尔顿，你在这里所学到的比你想象当中从那些诸如休斯敦·斯塔克豪斯（Houston Stackhouse）这样的先驱者和更为著名的约翰·李·胡克（John Lee Hooker）等人那里所能学到的还要多——无论是痛苦还是自豪，也无论是愤然否定还是义无反顾的放声呐喊，每一种心

情都在描述中得以展现。

这看起来似乎都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马迪当然听起来应该像马迪，埃迪·博伊德（Eddie Boyd）自然也会有许多话要讲——但是只有对于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面临的过多的诱惑，对于不断蔓延的访谈内容毫无经验的人才会这么认为。对于其他任何一件具有唯我主义倾向的事情来说，自我放纵与保持清醒同样容易，但是《动感布鲁斯》中的访谈录最不寻常的一点就是坚决避免任何成见。不管是采访者提出的问题，还是被采访者给出的回答，都很少出现学术研究、主观推测或根深蒂固式的结论。在精心细致的编辑之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再是结论，而是一次次轻松舒缓的布鲁斯音乐之旅。这些访谈有时候就像是引人入胜的回忆录，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对话渗透其中。这些回忆录在这样一个自恋的年代实属少见——坦诚而直率，以至于人们会对他们的坦诚以及探求事实的精神感到惊讶。

《动感布鲁斯》杂志至今已创办 30 年，杂志社也已迁至密西西比大学。这些年来随着编辑和人事部门的一些变动，它的创始者们自己的生活和他们对布鲁斯的理解也经历了各种不同的阶段。毫无疑问，这正如他们众多的采访对象所经历的那样，其中也不乏对布鲁斯音乐的迷茫。尽管如此，这本杂志最基本的使命却从未改变，这些创办者们也主动选择承担起了这一任务，那就是：真实地纪录这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布鲁斯，为那些可能被忽视的声音喝彩，继续支持这一极为重要的美国黑人传统。但是看起来好像只有在 30 周年庆的时候，他们才接受了简短的采访，或多或少对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坎坷做出评论。“我们最初都把它当做一种爱好，”吉姆说，“我还记得布鲁斯在最初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就做五年吧，到那时也许每个人都已经读过这份杂志，也了解了他们需要了解的有关布鲁斯音乐的一切，这就足够了。’如果这一切都已成真，那么也许这 25 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在浪费时间。”

不过恰恰相反，这些访谈（当然还有更多）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并非在浪费时间。所有的创办者们以及最初为这本杂志做过贡献的人们都加入了这一运动：宣传布鲁斯音乐以及布鲁斯音乐家们的价值，或者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宣告美国民间音乐在 20 世纪所取得的胜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履行一个小小的使命，”布鲁斯说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

事情是很有必要的。”每一次真正的发现都会给他们带来一丝惊喜，“我还记得当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是多么地自豪，”埃米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我把这本杂志拿到女生联谊会时〔那时的埃米是西北大学的三年级学生〕，我大声地向她们宣布说：‘快看！这是我做的！’”

这一切正是他们所做的。

## 内 容 简 介

吉姆·奥尼尔

虽然有人宣称布鲁斯音乐已经消亡或即将终结，但仍未磨灭的布鲁斯音乐传统依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我们在 1970 年创办《动感布鲁斯》这一杂志的前提。很明显，布鲁斯音乐有着深厚而又悠久的历史；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随着岁月的流逝，时光的变迁，这一音乐在后人的努力下仍然可以继续流传，不被世人遗忘。我们也从未意识到我们所做的这些采访可以汇成一本书，而且还被冠以“经典访谈录”的名字。在创立之初，对于面临着资金困难的年轻编辑们来说，购买新录音带的开销要比保存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采访录音带更加重要。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已经开始有能力将这些母带转录之后再好好保存起来。直到这些艺术家离开人世，我们才会重新把这些录音带找出来，毕竟他们的故事对我们仍然有所启示。我们把这些访谈录与大家一起分享，是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布鲁斯音乐，更能让我们了解创造这种音乐的人们的生活经历。

虽然许多艺术家这么多年来早已对采访感到厌倦，但是在 70 年代，接受采访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却仍然是件新鲜事儿。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机会谈一谈他们的生活、音乐以及他们所认识的同行们，所以大多数人会对此表示感谢，也很合作，有时也会惊讶于竟然有人会对他们感兴趣。采访到他们并不困难，他们也没有什么明星架子。如果打电话找不到他们，那么我们就会直接去找他们，到他们的家门口、演奏会现场去找，或者直接去他们平时工作的地方找，总之他们几乎从来都没有拒绝接受我们的采访。

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既有那些大名鼎鼎、为人所熟知的音乐人，也有几乎名不见经传的音乐人。我们的采访范围比较大，其中就包括诸如小弥尔顿和埃丝特·菲利普斯（Esther Philips）等当时还没有被列入音乐唱片分类目录以及“布鲁斯艺术家”之列的音乐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采访的形式仅仅是和艺术家们聊一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听他们描绘一下音乐的发展，谈一谈他们所了解的其他音乐人等等。有些人非常善于讲故事，比如休斯敦·斯塔克豪斯等；而在采访埃迪·博伊德等人时，我们则会听到一些对于社会的深刻评论；马迪·沃特斯等人会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地向我们讲述他们经历过的磨难和喜悦；在与吉米·瑞德（Jimmy Reed）等人交谈时，我们会感觉到他们对过去（以及未来）缺乏信心的心态。我们与其中一些艺术家们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工作和私人关系，而和另外一些人的关系则仅限于一次简单的采访。

虽然我们当时向布鲁斯音乐家们提出的问题在现在看来已是耳熟能详，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读者并不了解这些，也不知道音乐家们的真实想法，因此我们的提问在当时确有必要。在电台录制节目时，我们始终站在普通听众的角度对艺术家进行采访，有时候我们也会向艺术家们确认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或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消息是否属实。即便是对于一些最基本的情况，比如他们的真实姓名、出生地和生日等，我们也会尽量通过采访加以修正、澄清。当然有时候我们的采访也无法告知大家准确的答案，所以也就只能继续让这些问题成为不解之谜。

虽然有些音乐人已经接受过多次采访，介绍他们的文章也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他们乐意向我们讲述，那么他们就依然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挖掘，依然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回忆。除此之外，他们的人格魅力也值得我们通过采访进一步展现给大家，当然还有一些谜底在等待我们去揭开。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动感布鲁斯》中所刊登的对某些艺术家的访谈是迄今为止同类访谈报导中最为详尽的。

对于我们来说，被采访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不需要考虑编辑、出版商和策划商的要求，也没有杂志中要求刊登的广告比率的限制，所以我们所刊登的访谈内容比其他同类出版物所能允许的都要多得多。

虽然有读者认为这些访谈都是逐字抄录下来的，但是在出版之前我们仍然会对这些内容进行编辑和加工。不过，我们一旦决定哪些内容应该加进去，那么这些内容就一定不会被删掉。如果因版面所限而不能完整地刊登这些访谈录，那么我们会通过缩小字体、删减照片和杂志其他内容等方法，尽量使这些访谈录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有些采访做得很成功，有的艺术家几乎不用我们提问就可以侃侃而谈，但也有一些艺术家并不怎么健谈。这些访谈录可以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刊登在我们的杂志上，这是近年来《动感布鲁斯》以及其他布鲁斯音乐杂志经常采用的方式。在一些重要的文章中，我们还经常会引用其他访谈录的内容。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每一期都会选择一次重要的访谈，以问答的形式刊登出来。

不断进步的录音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最重要的就是盒式录音机的使用，这让我们从此摆脱了依靠笔记的记录方式。磁带可以忠实地记录下每一个字，这使得我们的采访变得很方便，访谈录也非常的清晰和完整。我们可以拿着录音机去任何地方采访——酒吧、音乐会、录音棚、医院、监狱、教堂、墓地、舞厅，甚至在汽车里或者飞机上——但是我们最通常的做法是去这些艺术家的家中进行采访。他们出门在外时，我们也会到他们下榻的汽车旅馆、他们的亲戚或者朋友家中进行采访。当然，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布鲁斯音乐爱好者们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不管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我们这样做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确实已将之付诸实施，并一直坚持了下来。我们没有接受过民俗学、民族音乐学或口述记录等方面的训练，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新闻报道方面的知识，但是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与布鲁斯音乐或独立出版杂志等深奥的话题有关。在这本杂志的创办者当中，除了最年长的保罗·加伦这位当时年仅 27 岁的“老前辈”外，我们其他人对布鲁斯音乐都知之甚少。那时候可供参考的资料也很少，而且大部分都来自英国，其中包括保罗·奥利佛（Paul Oliver）的著作、《永远的布鲁斯》（*Blues Unlimited*）和《布鲁斯世界》（*Blues World*）杂志以及由狄克逊（Dixon）、戈德里奇（Godrich）、利德比特（Leadbitter）和斯莱文（Slaven）编纂的第一本布鲁斯音乐分类目录；来自美国的参考文献有

萨姆·查特斯（Sam Charters）、勒罗伊·琼斯（LeRoi Jones）、查尔斯·凯尔（Charles Keil）和皮特·维尔丁（Pete Welding）的著作。今天，布鲁斯音乐为许多布鲁斯社团、时事通讯、音乐节和杂志提供了素材，反之这也给布鲁斯音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更不要奢望借助因特网的帮助了，所以当时我们的第一手资料都来自布鲁斯音乐家自己。

一些布鲁斯音乐人在接受采访时，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或某种目的，承担起了历史讲解员或音乐内幕人的角色，他们也非常关心我们所记录的内容是否准确。但是正如身为作家和记者的巴里·皮尔逊（Barry Pearson）所说：“音乐家的故事是一种艺术性的陈述，是布鲁斯音乐人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因此，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并不一定完全准确。有些艺术家会借接受采访的机会自我炫耀，而事后他们有时自己也承认歪曲或编造了布鲁斯音乐的历史，夸大了自己的影响力。有时候他们也许是为了获得同情而讲述一些故事，有时候又只是讲一些他们自己认为记者们想听的话，所以所有的采访最后都要经过求证和筛选。从黑人音乐家口中所描绘的世界到一个年轻而又天真、对音乐界知之甚少的记者笔下所描绘的世界，中间是需要经过仔细而又严格的把关的。

如果问题与回答都很完美，那么我们至少会做到尽量把被采访者所说的话准确地记录下来。我们会把录制的磁带内容以较为松散的主题或者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打印出来。如果双方的谈话在不同的主题之间来回跳跃，那么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和回答重新编辑。在当时缺乏语言处理器和电脑的情况下，要想对打印或者手写的记录进行编辑整理，只能借助于剪刀、胶水、胶布以及钉书钉这些工具。

这本杂志的合作创办者布鲁斯·伊格劳尔负责了最初几期的出版，之后的 13 年里，由我和埃米·范辛格尔完成了大部分采访、编辑和印刷工作。1968 年我在西北大学见到埃米的时候，她已经拥有了一台便携式录音机，也已经完成了对马迪·沃特斯和詹姆斯·科顿（James Cotton）的采访。之后不久我们便开始一道进行采访——对这种 60 年代的浪漫，你感觉如何？埃米在西北大学的校园电台播放过一些采访录音，《永远的布鲁斯》杂志也出版了一

些采访记录，其余的就被我当做第一手资料，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第2期《动感布鲁斯》出版时，我和埃米举行了婚礼。我们没有生养小孩，而是选择了每两三个月出版一期杂志。1983年，我们把所有的印刷业务以及数以千计的采访记录和其他一些档案资料一起转到了密西西比大学。从那以后，密西西比大学南方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出版这一杂志。另外奥尼尔、B. B. 金（B. B. King）和肯尼斯·戈德斯坦（Kenneth Goldstein）所收集的资料也构成了密西西比大学布鲁斯音乐档案室的核心部分。我和埃米的婚姻一直持续到1987年，那一年我辞去编辑一职，来到了密西西比三角洲，并从此开始了我从未停息的布鲁斯音乐之旅的另一个篇章。

收录于这本《布鲁斯之声》中的绝大部分访谈录是当时我们在芝加哥时整理完成的，其余一小部分是由一些志愿者在其他城市完成的。这些志愿者在本书出版时也得到了他们应得的第一笔报酬。所有的访谈录最初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唯一的例外是在马迪·沃特斯去世时，为纪念他对布鲁斯音乐所做出的贡献而刊登的对他的专访，当时那期杂志是在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的。访问结束后，大多数的转录工作都是由埃米和我共同完成，其余供稿人还有布鲁斯·伊格劳尔（比尔·林德曼〔Bill Lindemann〕对小沃尔特〔Little Walter〕和路易斯·迈尔斯〔Louis Myers〕的专访）、迈克尔·弗兰克（Michael Frank，对T-博恩·沃克〔T-Bone Walker〕的访谈）、玛丽莲·戴利（Marilyn Daily，对约翰·李·胡克的采访）、林恩·萨默斯（Lynn Summers）和鲍勃·谢尔（Bob Scheir）（对坦帕市的小弥尔顿），蒂姆·舒勒（Tim Schuller，对克利夫兰市的弗雷迪·金〔Freddie King〕）和基普·洛耐尔（Kip Lornell，对纽约东部萨拉托加斯普里斯市的哈米·尼克森〔Hamnie Nixon〕和“困倦的”约翰·埃斯特斯〔Sleepy John Estes〕）。埃米在芝加哥大学的电台做节目时，也经常播出一些专访。

在本书中，托马斯·多尔西（Thomas Dorsey）、哈米·尼克森和“困倦的”约翰·埃斯特斯、休斯敦·斯塔克豪斯、T-博恩·沃克、小沃尔特、埃丝特·菲利普斯和弗雷迪·金等人的专访在内容上都有所增加。除了最初刊登在70年代的《动感布鲁斯》上的内容外，还增加了一些当时剪辑掉的内容，其中包括一些艺术家们当时参加的活动和遇到的机会等等。在每一个专

访中，我们都大幅增加了注解，以便向读者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帮助读者了解更多的人物、地点和歌曲，并且把某些与文献记载不符的地方标注出来。许多音乐家在布鲁斯音乐界已经非常著名，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关于他们的传记，因此对于这些音乐家，我们并没有在书中另作注解。

本书中的所有专访都是在光盘被广泛应用之前编辑完成的，书中提到的所有唱片集除非另作说明，都是密纹唱片。如果某支单曲源自某张 45 或 78 转/分的唱片，那么我们就会引用最初的发行号。在《动感布鲁斯》最初发行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布鲁斯音乐的介绍仍然未成气候。在 20 世纪 70 年代，45 转/分的重要性在音乐界仍然是艺术家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即便像“困倦的”约翰·埃斯特斯这样的乡村布鲁斯音乐家也不例外。本书对一些流行歌曲、乡村歌曲和布鲁斯音乐的发行时间和唱片都做了注解，对这些音乐进行了精彩演绎的艺术家们也被置于一个宏观的音乐时代中加以介绍。由于这些歌曲是布鲁斯音乐家们的经典曲目，所以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 布鲁斯音乐访谈录以及口述历史文献档案馆

《布鲁斯之声》中所收录的只是我们采集的几百份布鲁斯访谈录中的一部分。这些磁带和其他更多的由布鲁斯研究者、作家、口述历史研究家以及电台、影视记者采集的资料，应该被妥善地保管并加以分类，以备以后查询资料之需。这些资料可以并入某种现有的图书馆分类，当然我们也可以为其建立新的档案。对这一计划感兴趣的读者如果保存有访谈磁带，请登录以下网址联系我们：Jim O'Neal@BluEsoterica.com，或者发电子邮件到 Rooster232@aol.com。

# 目 录 | CONTENTS

## 序言

彼得·格罗尼克 // 1

## 内容简介

吉姆·奥尼尔 // 1

01 佐治亚汤姆·多尔西 // 1

吉姆·奥尼尔 埃米·范辛格尔

02 “困倦的”约翰·埃斯特斯和哈米·尼克森 // 51

基普·洛耐尔和吉姆·奥尼尔

03 休斯敦·斯塔克豪斯 // 83

吉姆·奥尼尔

04 T-博恩·沃克 // 165

吉姆·奥尼尔

05 马迪·沃特斯 // 189

吉姆·奥尼尔

06 约翰·李·胡克 // 249

吉姆·奥尼尔 埃米·范辛格尔

- 07 埃迪·博伊德 // 279  
吉姆·奥尼尔 埃米·范辛格尔
- 08 小沃尔特和路易斯·迈尔斯 // 341  
比尔·林德曼
- 09 吉米·瑞德 // 365  
吉姆·奥尼尔、埃米·范辛格尔
- 10 弗雷迪·金 // 421  
蒂姆·舒勒 布鲁斯·伊格劳尔 汉斯·施韦茨 詹恩·罗森奎斯特
- 11 埃丝特·菲利普斯 // 441  
吉姆·奥尼尔
- 12 小弥尔顿 // 457  
林恩·S.萨默斯 鲍勃·谢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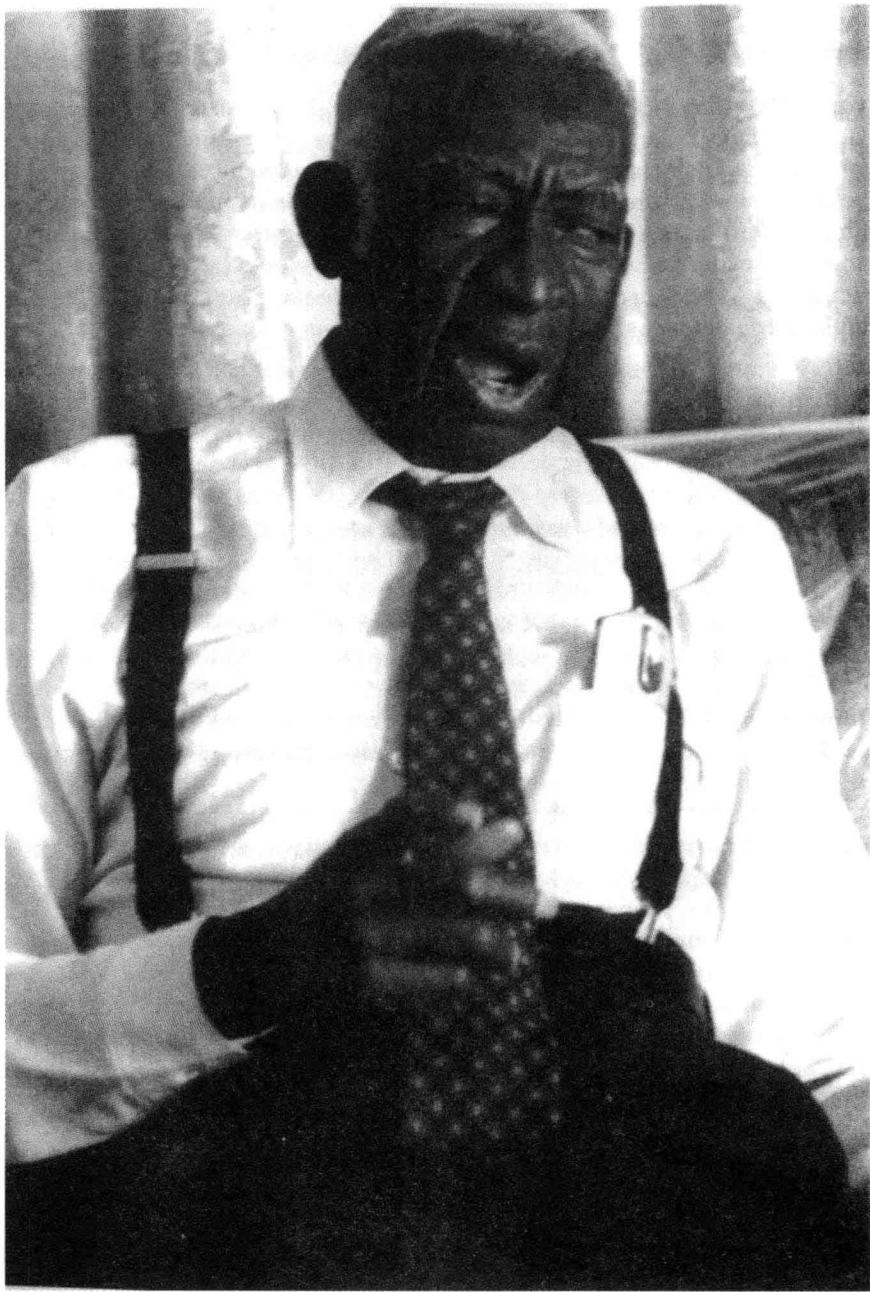
## 01 佐治亚汤姆·多尔西<sup>\*</sup>

托马斯·A. 多尔西 (Thomas A. Dorsey) 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那两首颇具福音风格的作品——“亲爱的主” (Precious Lord) 和“山谷中的宁静” (Peace in the Valley)，但是他 43 年来还没有发行过一张布鲁斯音乐专辑。如今他仍然活跃在福音传播领域，另外他还担任教堂唱诗班的指挥、助理牧师以及一家全国性的福音歌曲演唱团体的负责人。这一演唱团体成员中有许多著名歌手，其中包括马哈里亚·杰克逊 (Mahalia Jackson)、德拉·里斯 (Della Reese)、克拉拉·沃德 (Clara Ward) 等。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也从未瞧不起——他与马·雷尼 (Ma Rainey)、坦帕·雷德 (Tampa Red) 一起为许多歌手写歌编曲的日子，也没有忘记和他们一起表演当时流行的黑人音乐的日子，不管他们表演的是布鲁斯音乐、爵士乐，还是滑稽的拉格泰姆旋律的音乐、俗套的酒吧舞曲，抑或是布吉舞曲。“佐治亚汤姆”·多尔西就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一个严肃但又不呆板的人。他在美国音乐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他也同样乐意与我们一同分享他的音乐历程。

——吉姆·奥尼尔 (1975)

---

\* 多尔西于 1974 年 11 月 27 日和 1975 年 1 月 17 日在芝加哥家中接受了吉姆·奥尼尔和埃米·范辛格尔的采访。1975 年 1 月 24 日又接受了吉姆·奥尼尔的电话采访。访谈录最初刊登于 1975 年 3—4 月份出版的第 20 期《动感布鲁斯》。



佐治亚汤姆·多尔西在其芝加哥的家中，照片拍摄于 1974 年 11 月 27 日，由埃米·范辛格尔 / 布鲁斯音乐轶事档案馆 (BluEsoterica Archives) 友情提供。